



(上接8月11日A14版)

小来却躲着身子不让姥姥摸到,更不愿意让姥姥搂他。落在地上的大枣子是白色的,尝起来有点儿苦。小来见姥姥的两个眼珠子很像两棵大枣子,好像也很苦,他未免有些害怕。

你姥姥可喜欢你了,快,让你姥姥摸摸,看你又长高了没有。周天杰劝小来。

不,姥姥是瞎子!小来拒绝得很坚决。

周天杰拿眼睛瞪了小来一下,说哎,不许瞎说!

姥姥眨眨眼皮,把伸出的双手慢慢放下,说:姥姥的眼睛原来不瞎,是去年才看不见的。姥姥说不定哪天就死了,姥姥要是死了,就再也听不见我的宝贝外孙儿喊姥姥了。

不,你没死,你还会说话呢!虎虎说,我爸爸死了!

周天杰差点捂了小来的嘴,说你这孩子,真没记性,我不是跟你说了嘛,你爸爸到外国学习去了。好了,也算看过你姥姥了,咱们回家去吧。临走时,周天杰像是礼节性地问了亲家母一句:海生哥呢,下地去了吗?

没有,他哪里还有心种地,到他儿媳妇的娘家找他儿媳妇去了。那个浪媳妇,带着孩子说是走娘家,走了十来天都不见回来。听人说她要改嫁。人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,看来念经的方式也差不多。周天杰到儿媳的娘家找儿媳,他的亲家郑海生去儿媳的娘家,也是找儿媳。郑海生的儿子郑宝明,与他儿子周启帆,是在同一场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的,郑家与周家同命相连。郑家的儿媳褚国芳曾说过不改嫁,现在怎么要改嫁呢!这个意外听来的消息,让周天杰有些吃惊。改嫁是一股风,风吹过来,地上的草都会动。改嫁是一波浪,

在儿子的坟墓旁边,周天杰没有看见儿媳郑宝兰。有一年儿子的忌日,周天杰曾远远看见,郑宝兰来到了儿子坟前。郑宝兰没带什么供品,也没给儿子烧纸,只是在坟前垂头站着。也许郑宝兰在和儿子说话,但他听不见郑宝兰说的是什么。还有一次,郑宝兰和老吴闹了气,郑宝兰也悄悄到儿子的坟前来过。儿子坟墓前放有一块带平面的石头,那是为儿子烧纸时摆供品用的,上面可以摆酒,摆肉,摆水果,摆馒头。郑宝兰坐到石头上去了,她可能把自己当成了供品,当成了肉或馒头。“供品”是专门供给周启帆的,她大概想让周启帆起来,把“供品”拿走。然而,郑宝兰在石头上坐了半下午,周启帆也没有把“供品”拿走。在此期间,周天杰一直躲在附近的一片小树木里,悄悄观察着郑宝兰的表现。因为公爹要和儿媳保持一定的距离,他不能走到儿媳身边去,不能跟儿媳交谈,劝儿媳回家,只能天也黯然,云也黯然;儿媳黯然,他也黯然。直到天完全黑下来,朦胧中见郑宝兰起身往家里走,他才抄了一个近道,一路小跑着提前回家去了。周天杰几乎摸到了儿媳的规律,只要儿媳不打招呼离开家,就极有可能是回了娘家,或是来到儿子坟前。他摸到的规律今天被儿媳打破了,在这两个地方他都没有看见儿媳。

看到儿子的坟时,周天杰没有从自行车上下来,连骑车的速度都没有放慢,带着小来就骑了过去。儿子遇难的事,

一个浪头涌起来,很可能会激起别的浪头。褚国芳是郑宝兰的嫂子,倘若褚国芳改了嫁,谁能保证郑宝兰不动心呢!周天杰说:人说话得算数,褚国芳答应过不改嫁,她怎么又想起来改嫁呢?

她的嘴是两张皮,下面也是两张皮,上面的两张皮不当下面两张皮的家。没有男人压着她,她成天价急得狗跳墙,哪里会熬得住!

我回去跟小来他妈说说,让小来他妈过来劝劝她。周天杰怕小来听懂小来姥姥说的难听话,赶紧带小来走了。走在小路上,他问小来:你妈妈到哪里去了呢?

我也不知道。我妈可能去找我爸爸了吧。

周天杰心里寒了一下,说不可能,你爸爸去学习的地方离咱们这里太远了。小来,爷爷问你,你是跟爷爷亲呢?还是跟妈妈亲呢?

跟妈妈亲。

好小子,人家说隔辈儿亲,看来隔辈儿如隔山,你还是跟你妈最亲。那,你妈要是不让你怎么办呢?

小来不干了,身子在自行车后面的儿童座椅上乱扭乱晃,说不,妈妈要我,妈妈要我。

自行车的车把晃动了一下,自行车差点拐进小路一边的豆子地里。周天杰要小来坐好,不要乱晃。你要是乱晃,爷爷骑不稳,自行车会摔倒的。自行车要是摔倒,你的头会磕破



虽然一直瞒着小来,从没有带小来指认过小来爸爸的坟,但每次带着小来路过这里,他都有些担心似的,生怕小来往坟头那里看,生怕小来向他提问。关于儿子去世的事,他总有一天会告诉小来,只是眼下还不到时候。小来现在还太小,承受人世变故的能力还很弱,他不能让小来的心灵过早受到伤害。至于什么时候再告诉小来,也许是小来上小学的时候,也许是小来上中学的时候,到时候再说吧。每次路过这里,周天杰还有一个担心。小来不知道他爸爸埋在这里,不等于小来的爸爸周启帆不认识小来,倘若周启帆的灵魂从坟里飞出来,抓住小来的手,不放小来走,并把自己的魂附在小来身上,那就糟了。想到这一层,周天杰的汗毛有些发硬,差点儿出了冷汗,他赶快唤魂似地喊:小来小来,你没有瞌睡吧?你没有睡着吧?小来答应了没有,他还是不放心,继续跟小来说话:你千万不要睡

的。你的头要是磕破,是会流血的。你的头要是流了血,是会很疼的。要是把你疼得哇哇哭,爷爷是很心疼的。爷爷一心疼,也会哭的。爷爷要哭起来,是很难听的。周天杰说着,果然哭了一声。他的哭一点都不像人哭,像是老绵羊的叫声,咩咩咩!

小来笑了,要求爷爷再哭,再哭。

爷爷在哭,你在笑,笑得屁都打出来了,真不像话!爷爷不哭了。周天杰没有往回矿上家属院的方向骑,而是向离家属院更远的方向骑去。这里是浅山地带,土地高高低低,一点儿都不平整。你以为前面没地了,一抬头,又一块庄稼地出现在你面前。好像每一块庄稼地都出人意料似的。也是因为地貌变化多端的原因,这里的土地东一鳞,西一爪,显得有些零碎,很难连成片。加上土地承包给了各家各户,种什么没有统一布置,你种谷子,我种红薯;你种芝麻,我种玉米;你种香椿树,我种向日葵,好像每一家都不愿向邻家学习,都要在土地上画出自己的图画。这样也好,地里的庄稼品种会显得丰富一些,秋天的田野色彩也显得斑斓一些。

骑到一块坡地的下面,周天杰抬头往坡地上看了一眼,一眼就看见了儿子周启帆的坟。这块地是亲家郑海生家的,地里种的是

花生。花生的棵子长得比较浅,没有把儿子的坟挡住。这里不像平原,平原上每堆起一座坟,都显得很突兀,老远都看得见。这里埋

着,想睡觉等回到家再睡。爷爷给你唱段戏可以吗?还没等小来说可以不可以,他就唱开了:辕门外三声炮,如同雷震,天波府里走出我保国臣……

周天杰握住车闸,突然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。他看见儿媳郑宝兰了,郑宝兰在前面的一块玉米地里,正帮别人家收玉米。幸亏他眼观六路,发现及时,要是骑车骑到玉米地边,让郑宝兰看见他就好了。他一再对郑宝兰承诺过,不干预郑宝兰的行动自由,郑宝兰想去哪里都可以。要是让郑宝兰发现,郑宝兰一会儿不在家,他就满世界找郑宝兰,就表明他的承诺是假的。那样的话,郑宝兰会认为他在跟郑宝兰的踪,在小着郑宝兰的心,郑宝兰就该对他这个当公爹的有意见了。趁郑宝兰没有看见他,也趁他的后背挡住了小来的视线,小来也没有看见妈妈,他把自行车打了调转,沿原路退回。

小来对爷爷临时调转头不能理解,

坟都是就一道山埂,贴近埋在埂的下面。这样埋坟有一个好处,不必占用可耕地,避免了死人与活人争土地。这样埋坟也有一个不足,坟容易跟山埂混在一起,不太好发现。大概是为了弥补这个不足,每一座坟新起的时候,都会在坟上栽一棵桐树。坟不长,树长,过不了几年,桐树就会长高,变粗,成为坟的醒目标记。人走到哪里,随哪里的风俗。周天杰为儿子埋坟时,也在坟上栽了一棵桐树。三四年过去,桐树已长得有两三人高,有碗口粗。如果说桐树的枝条是儿子的手臂的话,他似乎看见儿子正向他招手。他为什么没把儿子的骨灰运回老家,埋在老家的坟园里呢?因为儿子是一个年轻人,还是一个恶死的人,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,年轻人或恶死的人,死后是不能埋进老坟的。若是他死了,埋进老家的坟园当然不是问题,而儿子尚不具备埋进老坟的资格。人终究会变成一把土,入了土才会安然。怎么办呢?周天杰跟亲家商量,征得亲家的同意,就把儿子的骨灰装进一口棺材,埋在这块坡地的一道山埂下面了。说来亲家郑海生当时是犹豫的,答应得并不是很痛快。郑海生的意见是,如果周高帆是一个外人,埋在他家的地里倒不是问题。问题是,周高帆是他的女婿,牵涉到他的女儿郑宝兰。周启帆和郑宝兰是夫妻,夫妻不一定同日生,也不一定同日死,但最终是一定要同穴的。按祖传的规矩,女儿一旦嫁出去,就成了人家的人,死后就不能埋回娘家的地里。周启帆埋在他家的地里了,以后郑宝兰怎么办呢?周天杰流着眼泪央求了郑海生,说就当让启帆和宝明做个伴儿,先走一步说一步吧。郑海生也失去了儿子,也在悲痛之中,眼睛也哭得红肿着,总算答应了周天杰的央求。

也不想从原路返回,他扭身指着前进的方向,要求往那边走。爷爷随口编了一个谎话:我觉得前面的玉米地里可能有大灰狼,大灰狼是很可怕的,咱们不能往那边走了。一听说玉米地里可能有大灰狼,小来就不坚持往那边走了。他说:我不给大灰狼开门!

对,要及时识破大灰狼的诡计,把大灰狼关到门外头。

(未完待续,请关注8月13日A14版)

